

剿灭“伊斯兰国”的库尔德“花木兰”

◎钮松/文

在打击“伊斯兰国”极端组织的战场上，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，那就是由库尔德女性组成的库尔德女兵武装——“女子保卫军”。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，而且在女性常常受到歧视的中东地区，也带来性别平等的新气象。

责编 / 刘瞳瞳



←叙利亚库尔德女兵武装“女子保卫军”(YPJ)发言人内斯林·阿卜杜拉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接受采访中用坚毅的目光面对媒体。该武装组织与“人民保卫军”(YPG)同处左翼的库尔德“民主联盟党”(PYD)的领导之下，其身后是并立的“女子保卫军”军旗和“人民保卫军”军旗，两面军旗的红绿黄色调与“民主联盟党”党徽颜色一致，其中红五星代表着“民主联盟党”对这两支军队的领导。内斯林在此次接受采访中指出：“拉卡的解放也是心智的解放。因为作为‘女子保卫军’的女性，我们不仅指望从‘伊斯兰国’获得解放，而且还指望看心智与思想的解放。”

→在传统的库尔德社会里，女性往往不受重视，许多叙利亚库尔德女性加入“女子保卫军”，除了抗击“伊斯兰国”，保卫家园以外，还有着对于旧式家庭结构进行抗争的意味。加入“女子保卫军”后，女兵们虽然有专门的居住空间，但日常训练仍然与“人民保卫军”男兵一起。她们脱离传统家庭的行为往往遭致亲友的斥责。即便如此，她们也无法完全摆脱作为母亲的传统社会分工。她们在作战时手握冲锋枪，在休整时则继续照顾自己的孩子，枪与孩子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相互矛盾，但都难以割舍的两大载体。



←战斗间隙，一名全副武装的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席地而坐，专心致志地擦拭保养枪支，将拆卸下来的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摆在粉色毛巾之上。这粉色毛巾与迷彩军装相映成趣，女兵们虽然褪去“红装”，但女性特质仍在不经意间一览无余。她背后的房屋墙上刷上了巨大的“YPJ”3个字母，这反映了女兵们对于战斗与宣传的并重。即便日后撤出该地，墙上的“YPJ”仍旧可以清晰地宣示着女兵们的存在感，这对于敌人会是一种持续的无形威慑。



↑2014年3月，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参加“人民保卫军”烈士的葬礼。在一场抗击“伊斯兰国”的战斗中，有与女兵们并肩作战的“人民保卫军”男兵阵亡，烈士的灵柩上覆盖着“人民保卫军”军旗，并点缀着军旗色调的花团。女兵们举枪肃立，向战友告别。抗击“伊斯兰国”的战场上，女兵们巾帼不让须眉，与男兵们共同作战。目前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中约有35%为女兵，有女性在前线作战中成为女兵与男兵共同的指挥官。随着“伊斯兰国”在叙利亚的“日薄西山”，女兵们所面临的这种生死离别场景也许会逐步变成历史。



↑解放科巴尼之战中的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。一名女兵头戴库尔德传统头巾，手持望远镜，身携冲锋枪，遥望科巴尼城。科巴尼是土叙边境重镇，曾被“伊斯兰国”占领一年之久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“伊斯兰国”之间为争夺该城进行了惨烈的战斗，该城最终被库尔德武装从“伊斯兰国”手中夺回。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在科巴尼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“伊斯兰国”武装分子因忌讳被女性杀死而心生忌惮。此战对于促进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，土耳其对“伊斯兰国”态度的改变起到了异常关键性的作用。



↑2015年3月，叙利亚北方城镇阿夫琳地区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在庆祝民族传统节日诺鲁孜节。诺鲁孜节是哈萨克、乌兹别克、塔吉克、库尔德等民族的传统节日，也是迎接春天来临的节日，象征着一年的开始。该节在前伊斯兰时代便已产生并流传至今。尽管仍处于战时，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还是难得地放下武器，与战友们牵手共舞，享受难得的片刻恬静。



↑2015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攻克小镇泰勒哈米斯，一名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在“伊斯兰国”刷在墙上的恐怖黑旗前留影，这象征着“伊斯兰国”对该城的统治告一段落。伴随着“伊斯兰国”恐怖暴行的全球肆虐，这面黑旗频频在国际媒体中亮相。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“伊斯兰国”黑旗面前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泰勒哈米斯战役是科巴尼之战的组成部分，大量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参与了战斗。



←2015年10月，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军官在位于哈塞克的一场战地记者招待会上宣布“叙利亚民主军”成立，这在中东的战争与冲突中是一个独特的画面。“叙利亚民主军”的成立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，其主力仍然是“人民保卫军”和“女子保卫军”，外加一些阿拉伯部落武装。2016年10月，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中及特种部队的支援下，“叙利亚民主军”发动了旨在将“伊斯兰国”驱逐出拉卡省的“幼发拉底河之盾”军事行动。目前“叙利亚民主军”中的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已达2.4万人，与3.6万名“人民保卫军”男兵相比，无论是从人数还是战斗力上都在不断缩小差距。★



↑2016年某次战斗间隙的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靠墙而坐。事实上，“女子保卫军”的构成并不局限于库尔德人，还包括中东其他民族甚至西方人士，换言之，这是一个较为国际化的群体。图片中心的女兵名叫雅布斯，来自加拿大，时年19岁，库尔德战友为其取名为“Dilan”（“舞蹈”的意思），因为她说话时有着西方人的手舞足蹈。她抵达叙利亚时，一名参加“人民保卫军”的55岁原德国军人担任其教官。她曾在两次卡车炸弹中身负重伤，也曾击毙“伊斯兰国”武装人员。



↑“女子保卫军”女兵们为在与“伊斯兰国”作战中牺牲的女战友举行葬礼，女兵灵柩上覆盖军旗并贴有其戎装照片，送葬民众神情激昂。按照传统，牺牲女兵的家人会将其牺牲视为莫大的荣耀，称其为“烈士”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人群中举着三面旗帜，旗面为奥贾兰的彩色照片。奥贾兰虽是土耳其库尔德人，但“女子保卫军”在意识形态上信奉奥贾兰的思想，这种状况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高度警惕。